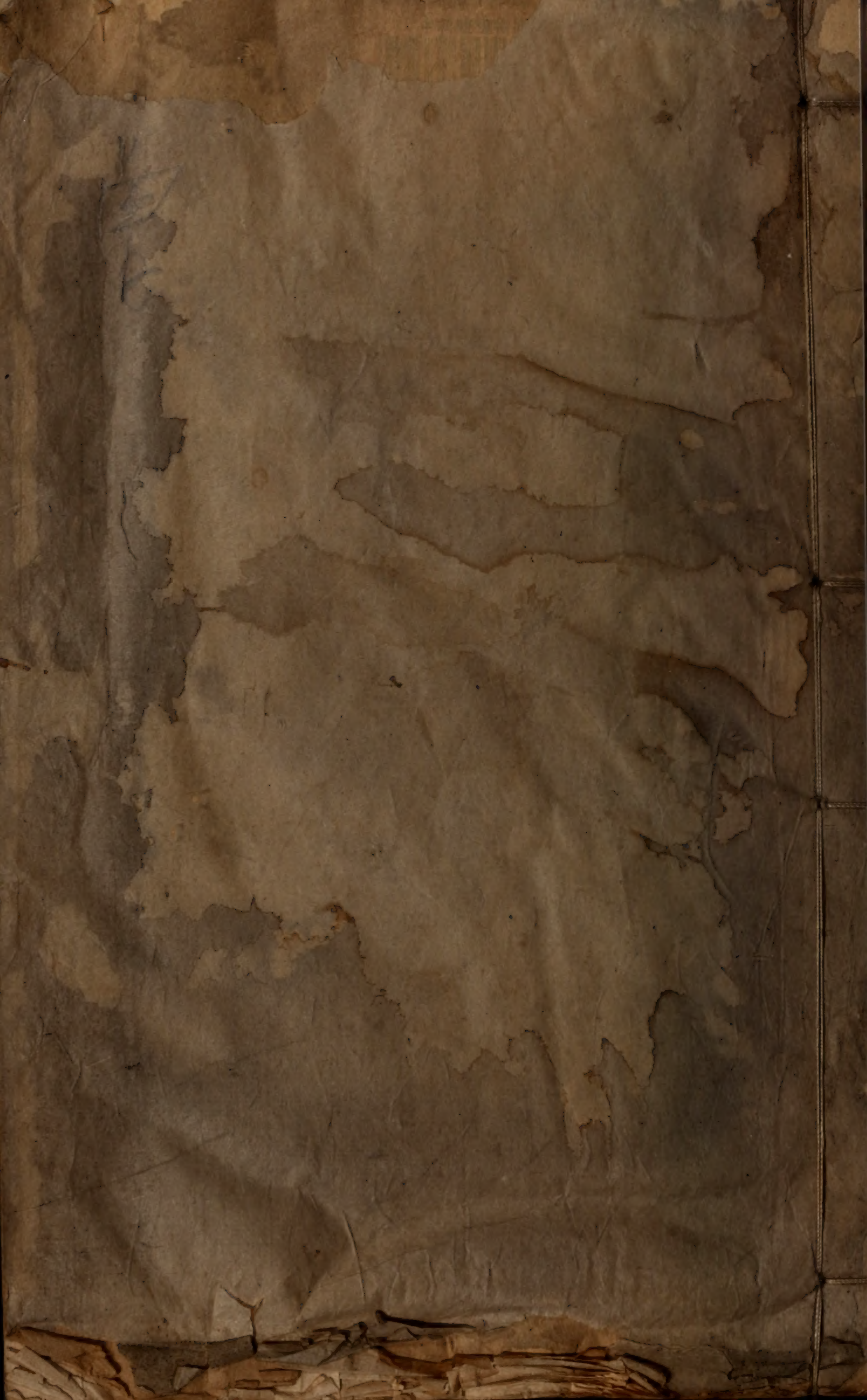


曾文正公文鈔卷三

趙君神道碑

君諱仁基字厚子號悔廬武進趙氏五世祖恭毅公申喬戶部尚書淸正有大節爲世名臣恭毅次子鳳詔官太原知府者君高祖也曾祖某廩膳生員舉孝廉方正祖某增監生考某舉人豐縣訓導兩世皆以君貴 贈朝議大夫妣楊氏惲氏皆 贈恭人君少而端視矩行恒言無誑年十三居王考之喪哀禮周至父老驚嘆眦陵故文獻之邦名儒相望君出而從訓導君於豐縣趨



進士官知縣而君年且近四十人世紛華之念洗除盡矣初仕爲江西宜春縣旋補崇仁縣知縣調安徽涇縣知縣旣又署懷甯縣事所至判決滯獄感格幽頑齋禱於深室而四境時雨立應道光十三年捕獲桃源掘河奸民陳端 優詔褒勉賞戴花翎以直隸州升用明年補滁州知州 召見便殿

宣宗嘉之歸任滁州六安州甫歷數月卽升平陽府知府在晉數月又升江西南贛兵備道君感荷 恩知益思有以自靖名捕椎埋盜鑄鹽梟大猾躬追而撿治之

庭問業歸而造請里巷耆宿若李君兆洛陸君繼輅吳君育周君儀暐輩咸從捧手稽經講藝穆然如笙磬之克諧其學既大進譽望亦翕翕日隆以試於有司則連蹇而不得一當久之嘉慶丙子乃北上應順天鄉試未歸而遭母惲恭人之喪又五年再試順天未歸而以遭父訓導君之喪君性篤孝兩丁大故不克親視含斂平生以爲至痛又以壯年喪元配高淑人復喪繼配錢淑人復喪其長子鑄客遊湖北孑身浮寄塊然若委枯枝於大澤廢興不復厝意葢至道光五年舉於鄉六年以

論一卷雜文一卷歌詩曰幽棲集登樓集等者凡七卷和陶詩一卷詞一卷君天懷淡定中歲頻遭憂戚泊然不知窮通得喪之於已何與自詩篇外若無一足關其慮自奬誘後進外若無一堪自愉樂者論者疑其超曠忘世及海上事起乃獨鬱鬱不能終日豈有大志者當頹然不易測耶抑中年悲感晚節一觸而不自克耶匪可詳已銘曰

達人離垢遺棄萬事聖者忘身不忘拯世迹若相反義乃相成趙公落落衷道而行積困始亨將大厥施方駕

禁止鴉片約堅條明是時

天子方申嚴詔拒絕西洋而英吉利窺天津陷定海剳香港寇廣東省城君綜理南安糧臺晨夜憂勞自傷無裨於時而海氛日棘往往被酒泣下或力疾繞室旁皇適奉升湖北按察使之 命閱十八日而卒實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有三君旣再失偶最後娶方淑人子熙文某官烈文某官女三人適增生李嶽生候選主事周騰虎烏程縣知縣陳鍾英孫六人咸豐六年七月某甲子葬於荆溪之東山所著書有江水

劉君事狀

曾祖永昌

皇贈武功將軍

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

皇贈武功將軍

父文燦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兖沂鎮總兵

君諱廷楠字讓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

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珅當國

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公知子欲一燕見

而稅誰實尸之有子克家志亢行俯天右勞臣永錫來許

李阿七倡爲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爲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戸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面衆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穽中設子母礮佐以鳥槍賊近則發擊之翳人與火闃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旦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益糾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

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
選嘉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
州河源縣事河源藍阿和博羅陳爛屐四永安會鬼六
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即禽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
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會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禽
翦其左翼賊所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
力四捕陳會可弋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屐四會鬼
六之亂總督飲酖死知府擬遣戍以與君俱有前請得
不坐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

明會匪眾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人入見以功
升知州歸復任揭陽十四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
督百公齡治尚威猛懲刈奸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
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
阿三者大猾貲積巨萬多千國紀君歸寅夜部勒胥役
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取之曰斬斬之至破門入
禽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
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
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噬學顯來降保亦思歸

追及長樂禽之其年八月又禽海盜姚阿廡於是有送
部引　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
土諸洋互市瓌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
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
有不逞之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
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羣盜無
憚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
倚君如左右手引　見之命既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
不得行又二歲剿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

玉以殺掠平民之故尙伏天誅况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兵一參將三遊擊罪在不逭今棄衆內首則魚肉耳曰女何慮之淺也　朝廷幷包海外荒類萌生剷逆育順以勸來者猶懼不繼若革面自效不貲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徵矣且智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視劉某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敎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噓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四年攝廉州知府簡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

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與爾
衛辭曰彼眞降使者無害其僞也雖衛何益從二僕棹
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衆斥曰跪吾
王曰吾
天子命吏豈屈若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郎睨保曰
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者
不來此矣保亦起揖君郎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
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廊
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今且奈何崇

[illegible]季公墓志銘

公諱芝昌字雲書號仙九姓季氏道光之末咸豐之初公以正卿內知樞密外督封疆 朝廷亟以大事相屬而公嗛然自以爲不足海內賢士亦第宗其文章而若忘其政事之美公於文裁量完密宮徵鏘鳴當世歎爲臺閣夷懌之音而又忘其營度之苦至其身世備歷諸艱則知者尤少也季氏世家江陰公曾祖諱偣祖諱熙歲貢生累葉窮約至考諱麟字晴郊者始以拔貢舉人官鉅鹿縣知縣嘉慶十四年公侍王父從鉅鹿君於官

之爲政又能視地强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卒子六人曰鳳翮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宣宗所褒御書魁字於卷之傳別而大臣亦自登公首
選旋又以大考翰詹列高等簡授山東學政任滿還京
充戊戌會試同考官明年己亥大考復列高等奉使江
西主考浙江學政累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由是
舉朝慕公遇合之隆臺省耆宿交口稱公詩賦以諷勉
後進儕輩斂袵皆以爲不及高才未達皆傳鈔而模範
之雖
天子亦以君臣文字契合爲足樂也公在浙丁母憂道
光二十三年服闋入都與考試差翼日召對

所又迎婦於衞輝婦翁爲王蘇儕嶠以翰林出守大郡
兩家皆科第名宦政聲溢於河朔寖寖光大矣無何歲
貢君卒於鉅鹿鉅鹿君坐不身捕妖民褫職遣戍新疆
踰年沒於戍所公所生長子旣殤又殤一女又殤次子
而鉅鹿君有官逋簿責益急籍家產輸之官親知不相
省錄胥吏侵侮殆無人理厥後以道光元年舉順天鄉
試三年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薄宦京師生事日絀葢
至十二年成一甲三名進士而公之困戹餘二十載矣
旣以巍科改翰林院編修明年散館則大爲

不問

宣宗晚歲遠覽唐季明末之陋卹焉思有以易之亦預

憂治安之不可深恃也二十八年　命公爲倉塲侍郎

是冬　命偕定郡王載銓查辦長蘆鹽務及天津所屬

倉庫二十九年　命偕大學士耆英查詢東南兩河冗

員浮費又　命公馳赴浙江釐剔鹽務清查倉庫凡政

有奸弊叢雜輒屬公梳抉而廓清之公晝夜稽覈不吳

不揚盡得要領而於人無所乖迕使浙未返有　詔簡

授山西巡撫甫至晉又內　召爲軍機大臣三十年

宣宗嘉嘆公文以謂他人竭蹶喘汗有不能到汝則沛
乎有餘譬之於射汝穿楊百中矣語畢大笑公且感且
悚退而以不失鵠名其齋是歲擢禮部吏部侍郎督學
安徽公益兢兢恐無以育才厚俗上負
主知二十六年受代還　朝明年充會試知貢舉　殿
試讀卷官　經筵講官衡文之事無役不從四方學徒
翰林新進輻輳造門請業而
上察公忠謹廉介可任艱鉅不復欲以校文角藝相屬
葢科目取士旣久至爭聲律一字之得失而置軍國於

寸往往獨夜悲泣或爲詩歌以鳴積鬱至咸豐六年而
得偏痺之症十年蘇常失陷挈家北渡又聞九月淀園
之變益憂憤內傷不復可支矣是歲十一月三十日薨
於通州春秋七十自公之貴三代皆贈光祿大夫如公
官曾祖妣趙氏祖妣趙氏妣史氏皆贈一品夫人妻王
夫人妾郭恭人皆前卒妾吳氏公沒後自裁以殉　旌
表如例子念詒道光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加四品卿
銜女二人長適翰林院編修陳彝次適鉅野縣知縣張
彭年孫綸全邦楨曾孫厚堃厚基厚鎔公卒時渴葬通

宣宗升遐與諸王大臣受遺輔政
文宗繼序益欲以艱大付公會廣西軍興南服不靖遂
命公總督閩浙公鈎校官書盡發舊牘與新事雜治廢
寢忘食未幾疾作陳請開缺勿許咸豐二年病益劇屢
疏乞退　温旨慰留最後十一月　詔許回籍調理三
年正月返蘇之常熟家焉二月金陵淪陷賊乃日熾公
聞之大痛自以　朝廷重臣出莅海疆不能濟弱扶傾
副
聖主倚畀之意而時事糜爛又不克力疾强起以效尺

迴斗轉斂此鴻文謀奠乾坤入筦天樞出帥海濱鋤奸
詰蠹萬緒交紛每況彌恭若虛若無讓賢避位長往江
湖心摧形瘁與世同臞我貢春官出公門下斯鑄斯鎔
或躍於冶岱宗云頹有隕如瀉紀績埋幽用詔來者

州城東同治四年八月十八日始卜葬於江陰長山南
麓當公在閩引疾方怪宏才若彼重任如此何遽謙讓
勇退及歸田數載而憂國乃更甚於當官之時而當世
之自以爲能負荷非常者覆轍相屬乃不忍聞然後知
君子歃然之抱誠不易量度哉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雨祉貞卜實啟季宗世閥休德集於我公十韜一襮積
塞乃通發爲宏篇藻火笙鏞輶軒四出使節落施冥索
章句盡拔其豪靡𩍐不采何埴不陶
天子曰咨時有屯蹇道有平頗著在前典良臣翰之天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甯江氏曾祖某祖某父某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以縣學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試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會國藩陳源兗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旣歸二年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教匪竟何如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



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冀以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攻桂林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沒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既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蓑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堅壘據要害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

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總督上其功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蠭起洪楊之徒出大亂作矣公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艱歸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爲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厚薄之敘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

江西雖無　朝命然完善之土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
難者遂挈師由九江踔四百里猋入南昌翼日賊至則
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
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竄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
上嘉公功　賞二品頂戴厥後田家鎮失利上疏自劾
詔旨雖許鐫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　命又　詔公
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　命蓋
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喁喁企望亦不僅以
有土之責責公也公謂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

咸豐三年十月之杪旌旆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

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

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剿平徵

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窮叛民劉立

簡於通城縛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盪寇數萬

天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　命公拜疏將赴

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

朝廷命公速捄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捄南昌

公曰金陵鳳陽雖有　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

天子震悼追　贈總督　賜祭葬　命廬州及湖南江
西皆立專祠　褒公三代如其官　予諡忠烈咸豐五
年劉公長佑閒關歸公喪新甯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
山公弟三人仲卽忠濬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
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　予諡壯節
次忠淑縣學附生保敘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
椿爲嗣妾楊氏公既歿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
行相切𥓓
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　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舟

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遂拜疏自鄂之皖瀆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舁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年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尸以出事聞

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輿頹俗寶臣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卧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敎露養秀水振飢翼民以長蘇其枯肯衣以文襁儒吏之風並峙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闔陽開宜戡大難重奠九垓半壁而稅天乎人哉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白骨嵩邱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殆元惡盡

練習水師又嘗寓書國藩堅屬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師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濬等數乞余文表之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鑒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倖厠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詔且留楚中宜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余既揭其用兵始末乃并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　朝野嘆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稟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愼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

復名城天河盪穢海宇再清公創其始不覩其成九原
可作慰以兹銘

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
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
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
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
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大暢厥旨
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
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
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
維時國藩奉　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

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
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　皇輿
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
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曰阮
王父拱詩皆以公貴　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沒後
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
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
塾年十九即藉課徒取貲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
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一嘗以試罷徒步夜

漢陽兩城賊旣東奔追及於興國大捷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望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　命加按察使銜旣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　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衆而申儆之或解說

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
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三千輔以新甯之勇鎮草之兵
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
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
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
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
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
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
公進洪山而自請攻花園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

而後行城外賊壘鏟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鎗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

天子震悼照巡撫例　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　予謚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旨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　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

周易以自遣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勦大戰
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間收復德
興景德鎭東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
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鰲嶺屯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
之四戰而賊大熸義甯既克有　詔加布政使銜公以
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
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淸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
武漢　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衂於濠頭堡大
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賓字迪菴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歿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檄忠節公與公禦之所部僅千人耳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鏖兵出奇制勝凡兩旬而岳州

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勗又相
從於金革申之以婚姻迺摭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漸車之澗積潦縱横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
源萬里澤溥寰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
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睎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
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斧彼凶竪爲民復讐矯矯學徒
相從征討朝出鏖兵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
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愼其趨旣辨其詭仍立豐功一雪
斯耻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梅之賊既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堅不可遽下又
議分兵先剿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
利北軍撓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
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
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陽馳
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
武昌之議大捷於義甯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蹴
羊樓峝擣蒲圻掇咸甯次第戡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
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惟忠節公與

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鎭破之田家鎭江流盤折逼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鋭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磨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　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　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輩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

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城首尾相救外與皖盧之賊互爲聲援公旣掘長塹以圍潯又分軍援剿江北舟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遲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江殄滅無遺

天下快之 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忭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 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圖皖而固鄂

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

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稱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鎗不起公接統全軍眾志愈厲鏟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劇寇石達開來援之眾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漢陽

天子偉其功　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酋林啟榮者堅忍得眾內

祿大夫父登勝公歿復 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
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 封一品夫人公
端凝敦篤愛人不尚美言而意溢於色色溢於辭雖他
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
痛至不忍聞同治二年 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
陵 推恩有功之臣 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
人子三其二殤光久 欽賜舉人引見 賞六部員外
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爲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
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牯沖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

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渫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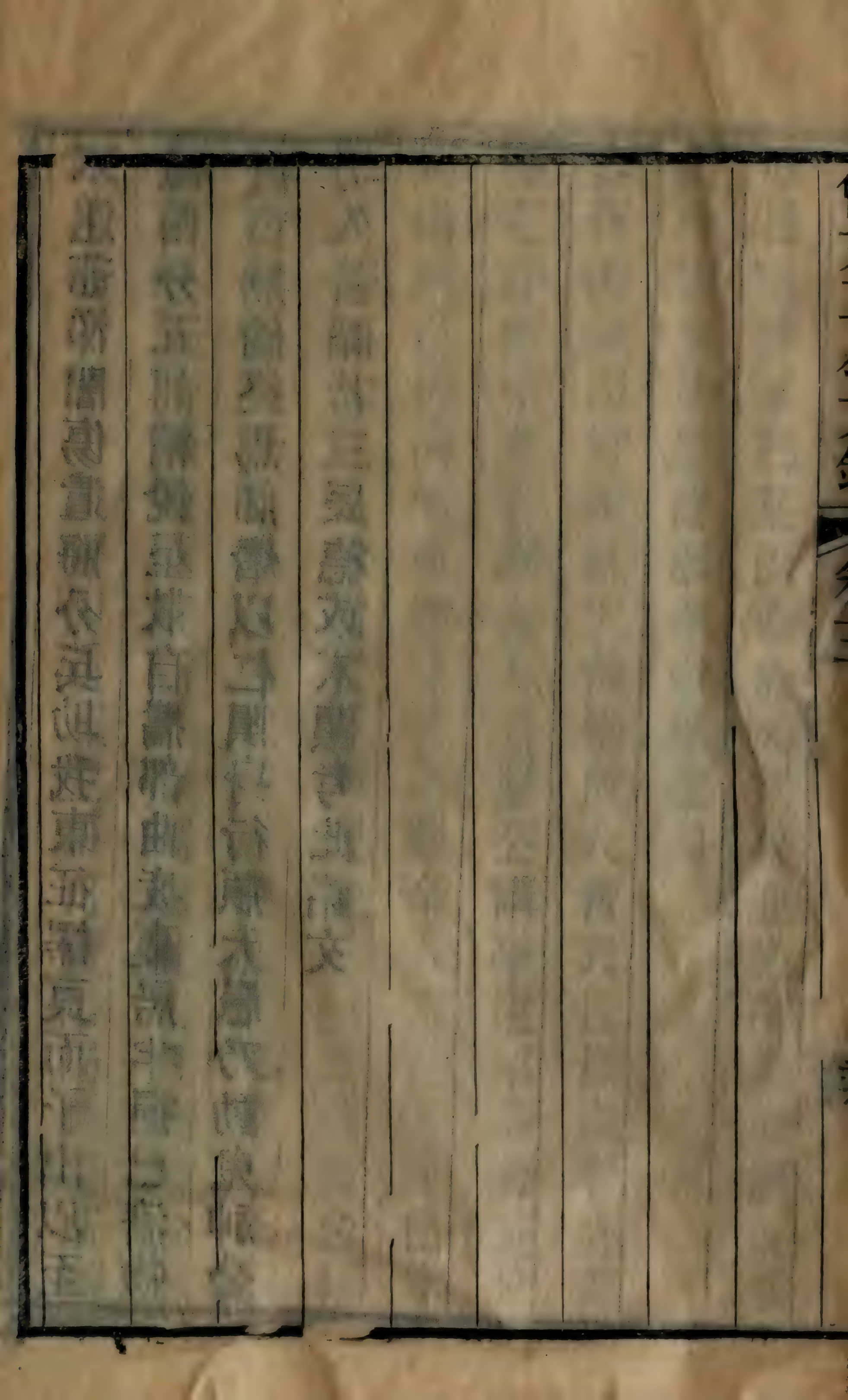
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 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 予謚忠武 賞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 贈榮

不遂茹涕闇傷遣將分兵助我東征擇良而予出以至
誠四分五剖精銳星散自攜部曲疲羸居半損已濟物
近古無倫終焉師旝以仁隕身行類大愚乃動鬼神公
功久著爛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文

月日改葬某鄉某山丙余友其墓道之碑余旣粗敘戰
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
裏完好匪琢匪追動合大道羅公講學遠紹洛閩公分
其緒摳衣恂恂出而禦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道克已求
仁誰悔誰尤責躬獨厚胸劈眾流曾不出口負重含汙
浩如山藪險趨人先利居眾後豈無贏財不阜我私不
忍已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槁噓骴反自濤陽少憩
武昌將請於　朝覲親還湘王事有嚴離局匪遑斯願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次居四公其季也余既銘忠武公之墓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深湛之思强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爲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　賞戴花翎同知而名顧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公奏公有勞特爲兄續賓所掩耳有　詔以知府選用　賞加道銜既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



天子亦南憂江淮絕重李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
三河之變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岋
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捐食悲咽出則拊
循遺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
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粗定適胡文忠公以
母喪奉　詔起復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
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攻寶慶公時新奉荊宜施道
之　命統兵自鄂援湘　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
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

遂偕諸將圍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蘄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八囘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文忠公并轡謀野周覽形勢自巴河蘄水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頡頏矣公率所部旣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閒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家洲諸城公以偏師却湖口之賊禦竄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

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
位
文宗亦晏駕八音遏矣
今上嗣位　褒安慶功　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
旣又　命移撫安徽公初莅安慶繼駐臨淮屢奉　密
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剿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
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衆
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
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寬其黨羽使

民一時得蘇衆聲大和論功　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并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曰青草塥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車河布陣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命公具疏以謂逆酋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衆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任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陷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等縣公經

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　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　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予謚勇毅配彭氏子光英　特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甲子葬某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

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蓋覆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綴之

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

天子韙之公又以時解潁州圍克霍邱之城撫綏各圩

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 詔授爲

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訃丁憂不克受事 朝廷命仍署

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 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旣

以苦思遘病徹夜不寐夙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

奉 詔旨起復墨絰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

請假四十日調養旣而輿病就道又請假四月并開巡

撫之缺 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

唐確慎公墓志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郎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 誥贈通奉大夫配李氏譚氏俱 封夫人譚夫人沒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甯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爲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廪生入貲爲臨湘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

銘銘曰

凡戰有機神鬼翕闢靜如山寒終日闃寂動若電飛百霆齊擊蓄勢宜久氣囂宜渟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勳績好謀乃成博籌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賫志九泉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金陵公聞母病卽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旣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猺爲亂公出防邊圉內譏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猺獸擾而兒畜之設立五原學舍延師教讀羣猺大悅擒郡中煽亂者譚于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貰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君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拯災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澍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山賓

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鐫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

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鐶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　命厥後再爲平樂府知府一爲安徽徽甯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甯布政使敭歷於外葢二十年其守平樂也亭平民猺之獄而解其仇屢磔劇盜境內肅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

晙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及入爲九卿又箸
易牖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
倭仁艮峯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竇垿蘭泉何文貞公
桂珍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摧古今觀
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葢先儒堅
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
文宗踐阼有　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
弊無所不罄　諭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令
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

僚塡咽昧爽而勤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雜摭他端以相訾毀　朝廷遣使者按問卒無左驗

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召爲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尙洛閩諸賢所至以是敕其躬亦以是牖於人時時論箸以垂於後在翰林時箸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等書在廣西箸讀易反身錄居喪箸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

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翼與
世殊趨懼明戒旦篤信程朱有識其隘或諷以迂浩然
不顧履我康衢
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謨要道願致吾 君
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斂茲宏抱宦遊所至我求童蒙晚
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不育有金皆鎔以善孶善偕之
大同播此芬韵昭示無窮

欲歸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於甯鄉之善嶺山深衣蔬食泊然自怡晚歲簪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别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藴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函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

天子軫悼予諡確愼配王氏楊氏皆 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

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荆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少伸名不祿於當世愛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焉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蟄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既爲保

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營者君在盧山與一二武人爲儔折節內交武人益不孫嫚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瞿瞿焉知戰事君既痛其獷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壹死強寇耳終不返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疊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搦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

奏加知州銜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曾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敘又別摭他事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滯嘗發憤欲一廷辨宿戒設辭甚具至則爲衆所噤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湘軍糧台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台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南

難料理固難推灾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盟堅可鍥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欽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茲者也至是眾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白骨邈然不可復識矣於是立石以表遺跡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予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强吞弱伏佞者刀椹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負墻屏息忽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固

何君殉難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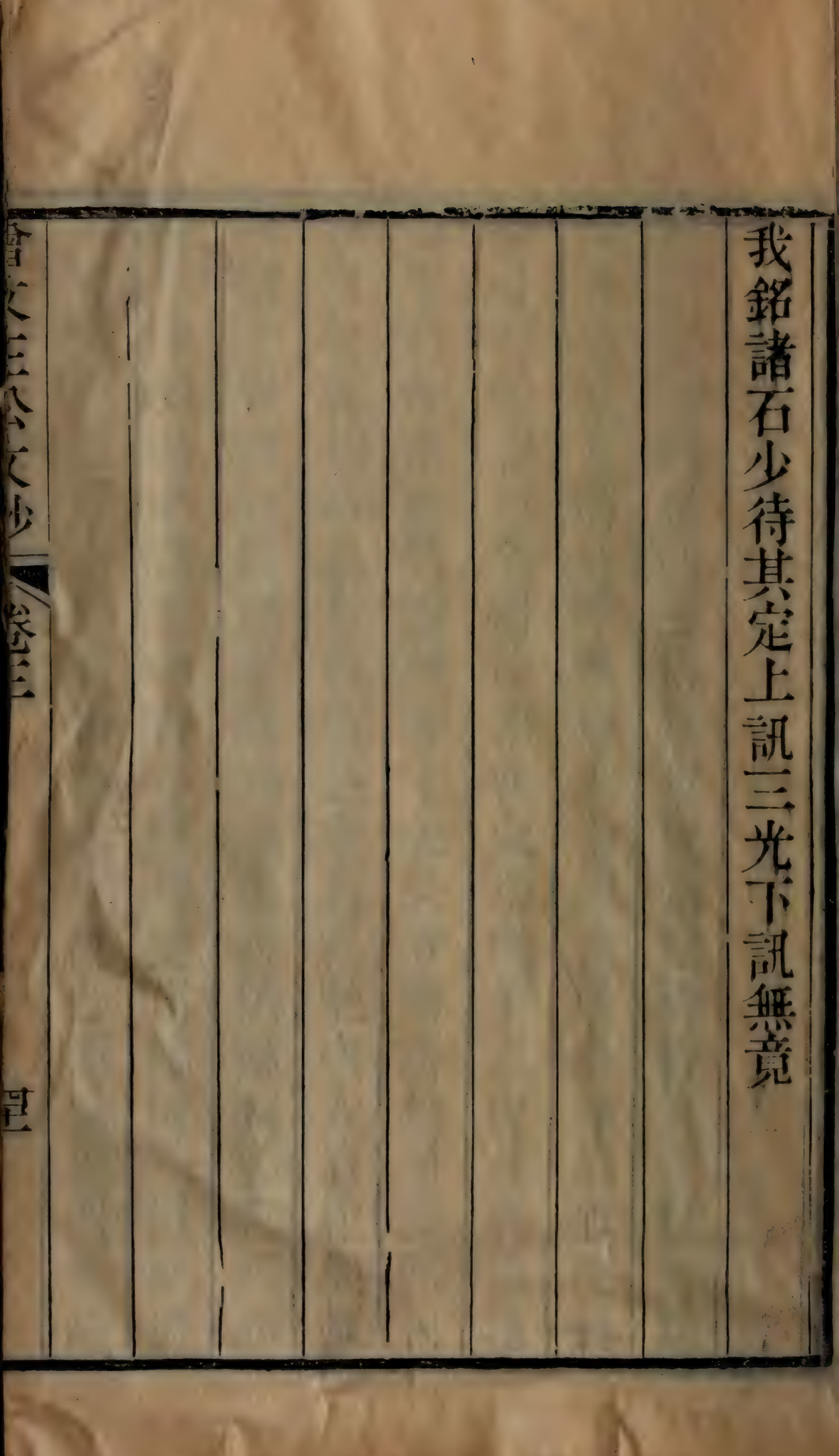
嗚呼軍興十載大夫君子横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没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

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君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蘄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齧指誓衆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木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爲䘏始什人賦麪一斤繼而削

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
誠奬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
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疃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
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洶懼李兆受
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挺散脅從遠近大悅環三四縣
爭輸猪雞糗精金錢之屬聲終宵不絕先是大府飭檄
君挾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奏被劾革職之
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
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捲千里

君教以圖翦叛賊毋後人發為兆受所得遂陽為置酒
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
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
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科進士翰林
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講入直　上書房
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眞西山大學
之說傅以已意引伸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
嘗以謂聖人者無不可為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
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莅事饑餓經年

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强自振厲然憊甚瘻痺發體氣亦少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戚議爲馬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亦不自安匍伏詣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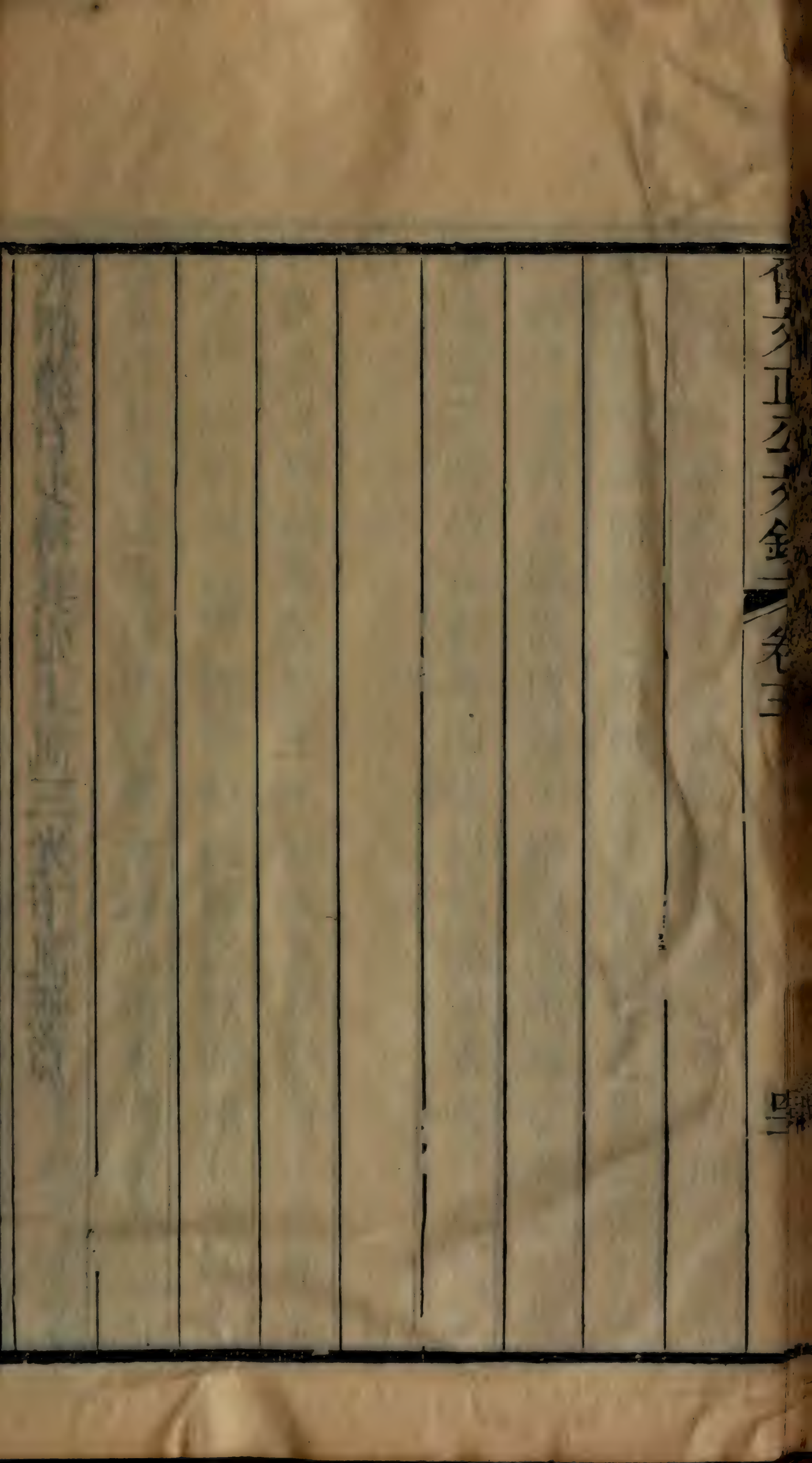
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下訊無竟

而百戰不息倘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詩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饑寒逼身雖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況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入暮叛封豕負塗積疑張弧鋸牙鉤爪噬我闒儒赤舌燒城死有餘議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舌難可遽勝

畢君殉難碑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豔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鎗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鎗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器也亦四塔公躍馬飈馳嗔入追從從輒返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署臨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



士再入饒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揵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　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升用游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謀蔫謗迭相汙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己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嘗思立奇功以自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騾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挈十人搜剿後街賊蜂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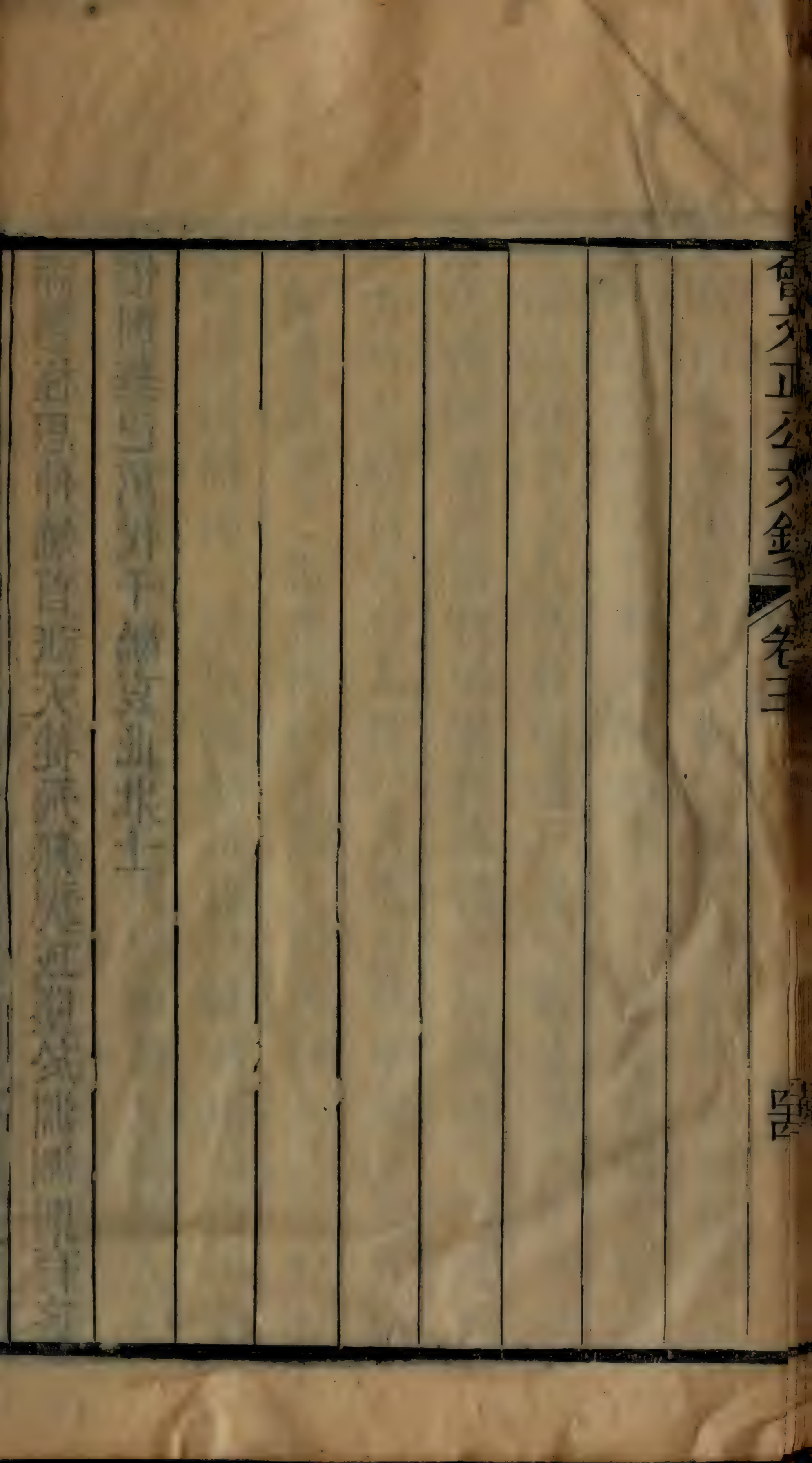
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敘至
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
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留其
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濤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
也連陷瑞州臨江等七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陣
克捷旋爲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奉
檄而南以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
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
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

詬鬱極思伸矯首舐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
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賊以
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
日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得遺尸又三載咸豐九年予弟
國荃破賊景德鎭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旣死
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已者獨足恃乎哉於是伐石
以表遺蹟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
橫目蚩蚩同出一冶衆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攻
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
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娼嫉外逼强寇進退靡依忍尤叢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庀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 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傅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塢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



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
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
窘若拘囚羣疑眾侮積淚漲江以求集此一關而不可
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日祼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
異卉旖旎啾瑲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
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
之顰蹙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眾之歡欣人心之
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思夫豪傑用兵或敝一生
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

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菴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𤃽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騞然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爲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二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

死者甯皆憂斯民哉亦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已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貧賤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内葢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鞵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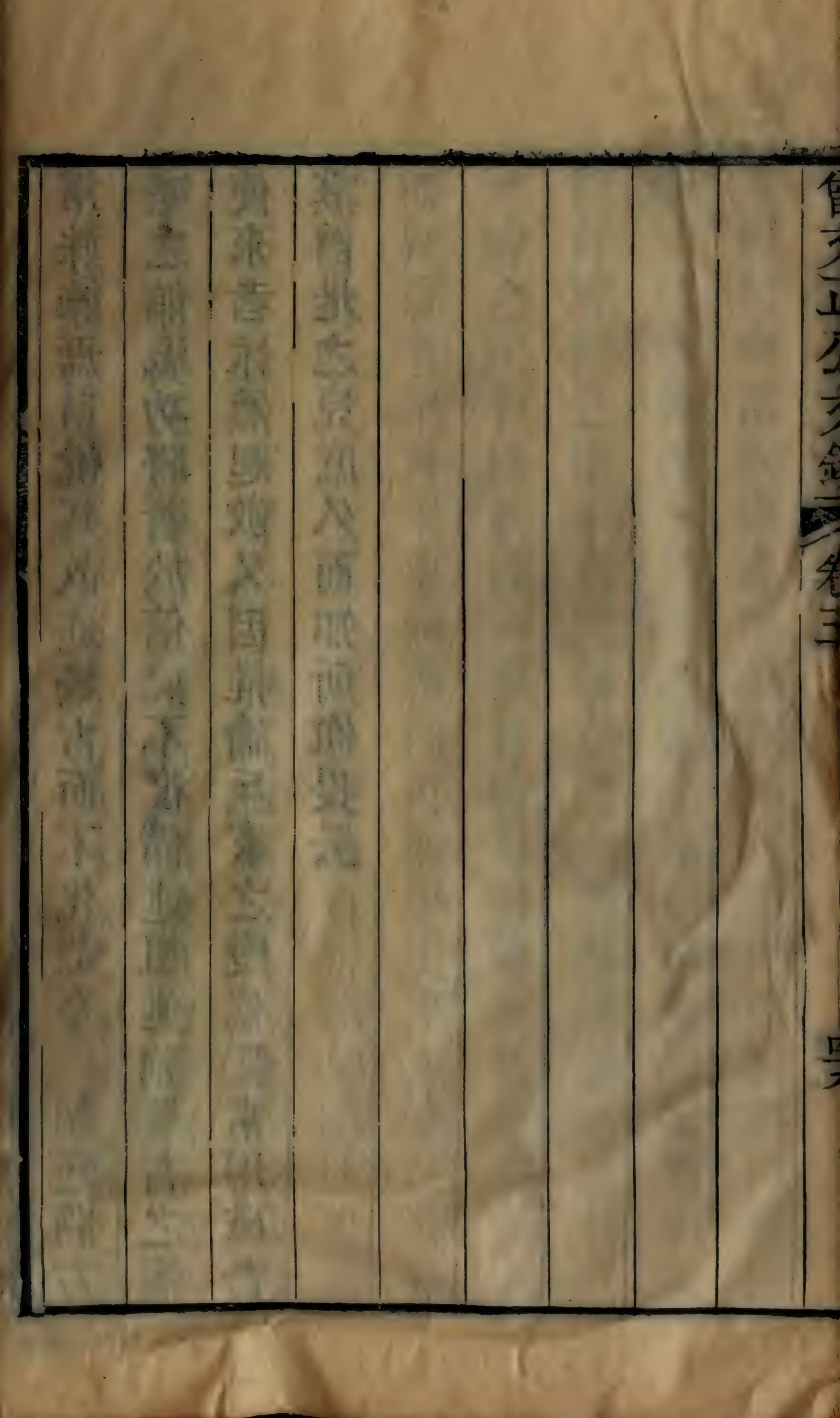
山二年破九洑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葢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堞未攀駢尸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剏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洑洲之役攻剿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鎗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

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　朝廷開方略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粗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儆畏云

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授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額已守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蕉萃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跡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



一壘將士須臾隕命卒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
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
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
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蹻者倖脫而慤者
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
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嘆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
毓橋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
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
比其返而半殕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

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甃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之初始克江甯鎭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洑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甕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鎭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

弟貞幹謚也連捷之言曰李酋解圍去後率眾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橋輩救援江北旣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銅城閘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眾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危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罼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淇章羅逢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

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蝗傅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楯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鎗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

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楹棟柱撓墻宇敝陊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基扃固護籩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夭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戍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沴癘乘之積胔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

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累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於是國荃與諸將幷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翦伐沿江諸城凋喪尚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　國恩封賞進秩而沒者抱憾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　上聞　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僞都城中官師與駐防之軍民并及於難當是時天子已命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

死靡它心堅屈鐵鑒彼巧媮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

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捡王　寵賁冥漢千禩馨香新廟

孔艳彝笲將將

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欽差大臣而 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大略如此其餘南軍

江北大營鎭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鎭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鎭江六年春南路賊陷甯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沒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　朝廷命和春爲

千里孤軍戰鬥累月不歸餽餉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恤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烟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濶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汛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遽返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犂穴搗渠策動有期不意倉黃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

攻取傍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皆苦戰疾攻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剿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即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旣又遣和春赴援廬州甯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

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甯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内及江甯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甯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旣竣粗爲之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守保危之策將具於

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時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　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僭毙而廣封騃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

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　命治團練於長沙因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醵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為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現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

國史方略茲不復備述云

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
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啟江暨巡撫蔣公
益澧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
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間隕於軍次而將士
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庳不足以
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
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
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沒有餘榮已無幾何而有舒城三
河之變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

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
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
殉難湘勇之越境剿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
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
者其冬余奉　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
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
士中熸既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
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蘄黃破田家鎮復江
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間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

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迫於王事逐風塵而不返歟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已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無等之欲奸僞相吞變詐相角各圖其安而予人以自危生民如遊沸湯之中無可歸

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沒於閩中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捻匪於河南山東直隸陝西征剿叛回於甘肅按察使銜陳君湜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

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嚮陰陽繆錯羣神亦失紀而無所憑依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已而愛人去僞而存樸躬履諸艱以拯斯世之阨浩然捐生以求本志之安芸芸者目擊而心折亦皆效其所爲以苟活爲羞以安居爲恥嗚呼此吾鄉數君子所以鼓動羣倫灊敺猌卒歷九州而戡大亂者職是之故亦豈死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粗安諸君子或廟食各省邑中新造昭忠祠落成亦有年矣古稱鬼神無常言言於克誠後之入斯祠者洞洞屬屬悉其忠誠與陟降者相對感發漸摩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道光三十年廣西賊首洪秀全等作亂咸豐三年二月十日陷我金陵據爲僞都官軍圍攻八年不克十年閏三月師潰賊勢益張有衆三百萬擾亂十有六省同治元年五月浙江巡撫臣曾國荃率師進攻金陵三年六月十六日於鍾山之麓用地道克之是歲十月修治缺口工竣鑱石以識其處銘曰

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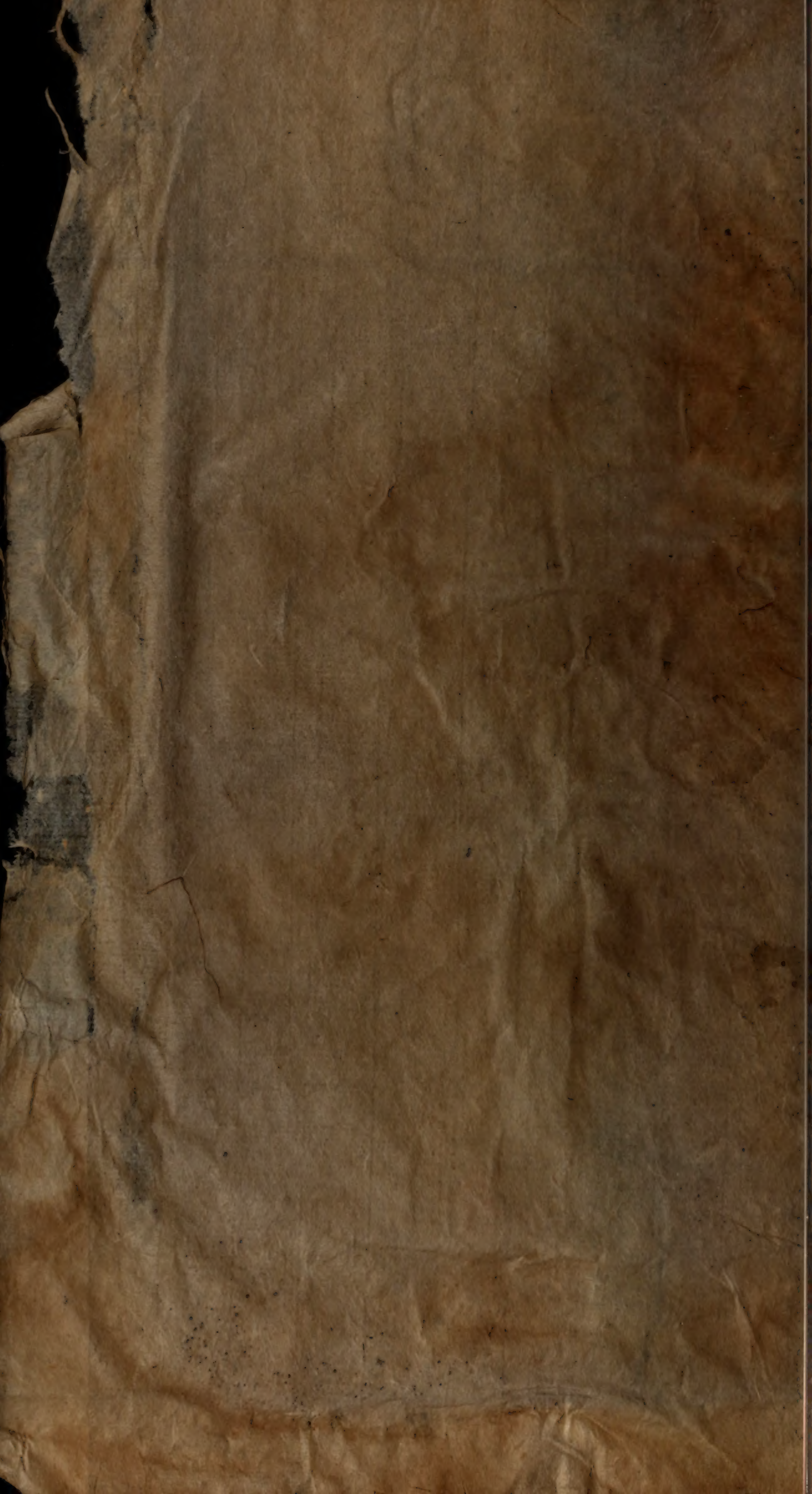
靈谷龍神廟記

龍於古不列祀典國有大水旹者不禜或有旱暵圭璧祈禳亦不及之漢世儒者以龍能興雲致雨乃別四時方色爲象土禺繪繢有禱輒應其後五龍九龍之堂浸作祀事興矣　國家褒崇龍祀祭式祝號一凖王儀自京師黑龍潭暨各行省皆立廟虔奉甘澤時降人蒙其休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八功德水出於鍾山之陽靈谷之寺舊有龍神祠屢獲嘉應洎兵興祠燬壇宇蕩然無存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數月不雨禜禱之術既窮國



今龍神廟粗立基緒而全寺之踵修名蹟之興復不知
更待何年易稱龍爲乾德萬物資始厥施甚普自今以
往意者百工雲興日新月盛將盡還承平之舊乎斯固
守土之吏所寤寐誠求者也

藩乃與布政司李君宗羲督糧道王君大經鹽巡道龐君際雲先後求諸靈谷之神四祈而四效旋叩而立應最後甘霖滂沛坼壤膏流槁苗浡興嘉蔬蓊蔚陂澤旁匯魚鱉讙泳歲仍有秋民用康樂於是乃相與重構斯廟以報塞而妥靈芬燎堅致黝堊無華取足嚴祼獻之儀酌質文之衷而已蓋金陵自六代以來號爲名都梵宇琳宫震耀今古勳戚甲第湧殿飛甍往往數千百年遺構尚存獨至粵賊洪楊之亂掃地剗除無復一椽片瓦之留遺即靈谷寺屢興屢廢亦無似此次之澌盡者





曾文正公文鈔卷三終

